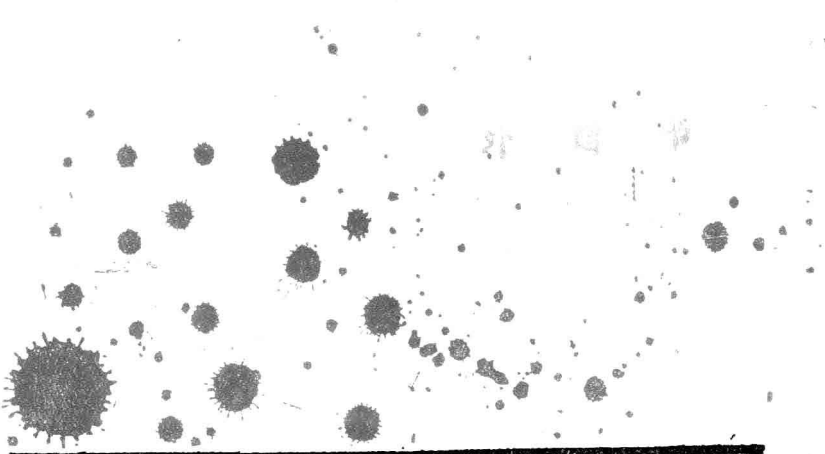


鐵玫瑰

高凱明 著



廣東旅遊出版社



鐵玫瑰

高凱明 著

廣東旅游出版社 1991.

GUANGDONG TRAVEL AND TOURISM PRESS

铁 玫 瑰

高凯明 著

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中山一路30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韶关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 7.75印张 171千字

1991年6月第1版 1991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500册

书号ISBN7-80521-222-8/I·101

定价 3.35元

序

柯 原

《铁玫瑰》是一部充满真情的好书，作为它的第一个读者，我被感动，并乐为之作序。

《铁玫瑰》的作者高凯明是广州部队较有成就的青年作家，早在70年代初已在湖南等地发表作品，到了80年代，他的名字和作品才被广州人所熟悉。高凯明是军人，因此，洋溢在他散文之中的，首先是军旅情怀；这是血与火的情怀。它博大、壮观，但却不失纤丽婉媚，他风情万种。相信每一个读者对嵌在手榴弹柄上的萤火虫（《小小萤火虫》）和飞机式样的风筝（《穿过硝烟的风筝》），以及炮弹片中的那株茅草花（《茅草花》）都会感兴趣的。

《女子军乐队》和《失却童年的童话》是两篇内涵颇为丰富的文章。前者写了几十名军校的女兵——其实都是只有14岁到17岁的具有多种不同性格的少女们，温柔的、娴静的、稳重的、活泼的、调皮的、泼辣的……通过军营生活特别是业余军乐队的训练生活，展示了她们多姿多彩的心灵世界，而大家又在军乐演奏这一共同的事业中，不同的性格与感情交织成一幅多彩的图画。《失却童年的童话》则是写了一群比女子军乐队队员还要小得多的，大都仅有五六岁的杂技小兵的故事。为了祖国的荣誉，小兵们成功的取得了金牌，获得了常人一辈子也无法获得的殊荣。然而，所有这些，都是以他们失

却天真烂漫的童年为代价的。作者正是在对这些小兵的感叹和珍爱中，展示他们报效祖国的精神风貌的。

人人都热爱自己的故乡，作者也一样。他是北方人，他描绘故乡的风俗人情，与南疆部队的亚热带色彩迥然不同。这是黄土地的风貌，是平原的牧歌，是北国的情思。透过作品，你将会结识一个个黄土地般质朴的人们：爱听《石灰吟》的父亲（《父亲》），捉襟见肘的母亲（《慈母泪》），嫉恶如仇的奶奶（《抽柳条》），凶狠善良的爷爷（《秋风起》），还有永远坦露谦和的大姐夫（《大姐夫》），虔诚得近似于愚昧的寡嫂们（《后大门志》）……

作者在散文创作中，除了追求选材的新奇，人物的真实和主题的深刻外，也在执著地追求着一种淳朴的诗意美。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用最白的语言，去营造一种诗的氛围和意境。《菊花枕》就包含着这样一种美，文章写的虽然是件家庭生活琐事，但充满了菊花温馨的气息，充满了缱绻的情感。《军官、少女、白云山》则将作者的追求表现得淋漓尽致。作品围绕着环境保护这一课题，把主人公对山的考察与主人公相互对爱情的考察紧密结合起来，把当代青年的科学、创造、冒险精神，置于东方古典式的意境里进行表现，拓展了军人的诗意美。

高凯明是在日常繁重的工作中，长期坚持业余创作的。他能很好地处理好本职工作与业余创作的关系，写出了这么多作品，确实很不容易。他的作品既有南疆军旅、南国都市的特色，又有浓浓的乡土气息，所涉及的题材也十分广泛，有些则是独具特色的。其中有些篇章，已先后获奖，受到读者的好评。我希望作者扎扎实实地开拓下去，创造一片生机勃勃的散文的新天地。

目 录

序 柯原1

都市尘缘

菊花枕3

花盆里的雀麦6

小楼爬满牵牛花9

眼镜链11

都市田园诗13

小纸船17

感觉21

戎马关山

三月十章²⁵

女子军乐队³²

药花园记⁶⁰

小小萤火虫⁸³

穿过硝烟的风筝⁸⁹

春天的落叶⁹⁷

婆婆丁¹⁰⁵

小河滩上的蒺藜¹⁰⁹

故土情思

后大门志117

金纸戒指121

慈母泪124

父亲129

大姐夫132

抽柳条134

秋风起138

战地黄花

漂流瓶145

玉蝉儿150
失却童年的童话155
军官·少女·白云山190
写在红双喜上的遗嘱205
茅草花209
下雨了214
罗浮鹤影216
贝蝶天涯219
铁玫瑰222
飘动的花窗帘225

杜鹃啼血 229
往事 232
军人的位置 235

后记 238



都市塵緣

菊花枕

睡觉前，妻子把刚刚缝好的一个方中见圆的小枕头递给我，说：“试试看。”

我接过小枕头，啊，一缕凉飕飕的菊香味扑鼻而来。仿佛使人走进了一个微风轻拂的菊花园。这是妻子用广州黄花岗的野菊花和红花岗的盆菊花瓣填制的。枕着它，缕缕馨香一下子化成了幅幅画面：

一株株纤秀的野菊花，在“浩气长存”牌坊下的草坡上静静地开着。金灿灿的，恰似织在绿地毯上的黄图案，和谐而又恬静；在“血祭轩辕”亭周围，则是盆菊的世界：凤尾菊如龙飞凤舞，大立菊似芙蓉出水，悬崖菊若孔雀开屏——群菊争芳斗艳。那姿态，真如众美吟咏菊花诗的《红楼梦》大观园菊花会再现。

一位身着鹅黄色衬衣的少妇——我妻子——穿行在野菊和盆菊之中。在她走过的地方，野菊花只剩下一根根花茎儿，盆菊花只剩下一个个花托儿。她利用在园林部门工作的方便和下班后的时间，采摘那些开始枯萎的花朵儿。碎花芯飞溅起来，沾在她那张美丽的汗涔涔的脸蛋上，引得几只小蜜蜂不停地在她面前“嗡嗡”。金色的阳光，照在她金色的衬衣上，象是在把她，连同那几只金色的小蜜蜂，都溶进这金

色的菊花里。

热雾夹杂清香，弥漫着小小的锅台。妻子把菊花瓣放在小笼里蒸好，又放到阳台上去凉。她说，用蒸过的菊花填枕头，永远也不用担心会起虫。望着她那纤细的身影，我不禁想起了李清照“人比黄花瘦”的诗句。的确，我们结婚10年了，10年来，妻子为了我的工作，包揽了哺养孩子和一切家务。终日辛苦，使她比一般女人老得快。偶尔照镜，从头上拔下一根银发揣摩一阵，也说自己老了，那也只不过是瞬间的感慨而已。她把几根细若须发，绿意尚未褪尽的菊花瓣挑出来，放进我的茶杯，对着水面往下吹了一口，花瓣儿便打起旋儿。她望着渐渐向杯底沉去的细花瓣，若有所思地说：“有人真是的，前些年说在红花岗工作比在黄花岗工作光荣，前不久又说在黄花岗比在红花岗光荣，哎——。”妻子长叹里包含着怒艾。她指的大概是一种什么风气吧，说话、写文章一时一个样。难道这染过烈士鲜血的菊花瓣也经受过那阵风雨？我的心颤动了一下。

枕着这填满妻子绵绵情谊的菊花枕，我开始思索它的用途：

《本草纲目》上讲：“菊春生夏茂，秋花冬实，备受四气，饱经露霜，叶枯不落，花槁不零，味兼甘苦，性禀平和……其苗可蔬，叶可啜，花可饵，根实可药，囊可枕……”据说枕菊花枕能使人思路敏捷，对经常熬夜，眼睛上火的人，还有清火明目之功效。妻子是为了我的身体？

我又想到了唐代诗人元稹的诗：“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后更无花。”历代文人墨客都把菊花作为爱物。爱菊原因却不尽同，有人爱菊素雅，有人爱菊俊秀，元稹爱菊却是因为菊花开后就没有别的花可观赏了，真可谓立意新颖，不

落俗套呀。可自己呢？却缺少元稹的追求。妻子可是希望我有好作品问世？

“怀此贞秀姿，卓为霜下杰”，这是陶渊明赞颂菊花高洁品格的诗句。欲求好文章，须有好人格，噢，妻子要我时刻别忘了做一个高尚品格的人。

我问妻子是不是这些？她听后淡淡一笑，说：“我又不是作家，哪想那么多呀。你不是爱在枕上构思文章吗，以后别忘了枕的菊花是从哪里采的就行喽。”说完，她便睡了。

我呢，却在这菊花的缕缕幽香里失眠了。

1987.8

花盆里的雀麦

花城广州的阳台，素以五彩缤纷闻名海内外。我家的小阳台上，却仅有蓝和绿两种颜色。蓝的是天，绿的是花盆里的家雀麦。

这片小巴掌大的雀麦，种子是从一筐山东苹果中的一把干草上，无意抖落进花盆的。谁也没想到，这种喜欢铺天盖地生长的野草，竟然在这方寸之中安了家，且生长的坦然自得，绿茵茵的，像是无垠的都市碧波里溅到阳台上的一朵绿浪花，与四周高楼留下的小块蓝天交相辉映。

空闲之时，我爱揣摩雀麦的容颜：两片微小微小的叶儿，中间一根比绣花针还细的绿茎，顶一序淡黄色的小花，散发着淡淡的清香。面对着它，我常常产生一种身居闹市而能观祖国无边旷野的感觉。

故乡，每当雪花飘尽，总是雀麦首先将春的信息传递给人们，并以自己滴翠的身影，迅速为山川田野染上新绿。家乡的家雀出名的多，正是因为雀麦多。雀麦是麻雀的麦子，又是宣告“青黄不接”到来的信号。多灾多难的家乡父老，不也曾靠它来度过荒年吗？一个雀麦秀穗的日子，我带着身为南方人的妻子回到故乡。当我们来到被雀麦覆盖的父亲坟头时，我发现，父亲的坟头当年就是这个样子，10多年过去

了，现在依旧这个样，没有大，也没有小。不用说，这是雀麦保持了坟头上的黄土。妻子望着这接地连天的雀麦，不禁朗诵起白居易的《原上草》：“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此时，一群家雀铺天盖地的落在了我们脚上，有的在雀麦丛里打滚，有的用小嘴啄食着火柴头大的雀麦穗，叽叽喳喳响成一片，那情景，仿佛是人、小鸟、大自然霎时都溶在了一起……

军营里，打扫卫生刚过，营区又决定种草。种什么草呢？山东籍的参谋长提出种雀麦，并说明雀麦不但能保持生态平衡和使水土不被流失，对净化空气的作用也很好。就这样，营区铺上了由雀麦织成的绿地毯。每当训练间隙，官兵们坐在草地上小憩，便减去许多疲劳。可没过多久，营区里又要拔草种花。原因是漂亮的雀麦上总是有大煞风景的家雀屎出现。可在铲草时，大家才发现，种雀麦容易除雀麦难！看吧，一株株雀麦的根连成一块，密密麻麻，盘根交错，在地下形成了一团团黑色的关系网。结果是，种的花尚未含苞，雀麦已秀出了新穗。来队的妻子面对此番光景，又吟起“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有一天，我正坐阳台看书，偶尔发现花盆里的雀麦抖动了一下，仔细一看，噢，草丛里有只小麻雀，灰灰的，正歪着小脑袋，用尖尖的小嘴啄食着雀麦。在广州，能看到麻雀可不容易呀，我高兴地站起来，不想惊动了小麻雀，“呼喇”一下，它飞去了。

遗憾之余，我才发现，花盆里的雀麦已秀出了火柴头大的新穗。就在雀麦的根部，还有一点白色的，暖烘烘的东西——麻雀屎。

碧茵盘结的家雀麦，多像生活中的某些事物，既离不开